

店闼板开爻，踏脚车踏来吃天光

1980年代瑞安大街写照(下)



微信公号 人文瑞安
扫一扫 欢迎关注。

记者 林晓/文 管陶/图



上一期，我们的“老照片故事系列”《1980年代瑞安大街写照(上)》刊登之后，多位读者打来电话，说起他们与瑞安大街的往事。可以想象，瑞安人与大街的感情深切。今天，我们继续讲述上世纪80年代的瑞安大街。

店闼板开爻吃天光

上世纪80年代的瑞安老城，房子虽然不高，但店铺林立，很有城市味。早上5点多，大部分的商店还没开门营业，而早餐店已早早开门。这组照片的拍摄者管陶先生指着照片上的“正昌电器电料商店”，告诉我们说：“这店一边的店闼板开爻，已经有人来吃天光了。”

“吃天光”是瑞安话吃早餐的意思。“店闼板”是指早年的店门，一般一间门面由约10块小门板组成，可上下拆卸。店闼板里面还有门闩。门闩是门关上后，插在门内

永久牌 踏脚车

上世纪，从军装、中山装、“的确良”衬衫到80年代的健美裤和牛仔裤，这些变化对瑞安人来说都不陌生，特别是自行车。

瑞安人称自行车为“踏脚车”。照片上，除“正昌电器电料商店”的左边3间店门口停了10多辆自行车之外，我们见到了“快乐自行车商店”已经打开店门营业了。

“快乐自行车商店”里至少摆放了10多辆自行车，可见在1987年，瑞安人对自行车已经有一定

的购买力。

当年能拥有一辆踏脚车是件奢侈的事。”读者李老伯介绍，他父亲每月30元的工资，买一辆踏脚车的钱还有很大一段距离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家里才略有积蓄，于是，父亲想买一辆踏脚车的想法再次萌生。可踏脚车在当时还属于紧俏品，住在农村里的父亲不得不四处托人帮忙购买，终于花了170多元买到了心爱的“永久牌”自行车，那一年是1985年。

家住市区学前路的郑先生介绍，当年的瑞安人早餐多自己做，除了白粥、泡饭之外，会买一点油条、榨菜等小菜，早餐店里一般也只出售“四大金刚”：馒头、油条、稀饭和豆浆。

管陶说，照片中的“正昌电器电料商店”左边3间店门口停了10多辆自行车，就是早餐店。“宏图百货商店”的右侧也是一家早餐店，照片中还能见到做馒头的蒸笼，有两个小孩正站在蒸笼前买早点。

瑞安剧院的“音乐歌舞晚会”广告纸

我们在“特设菜馆”的店门柱上可以看到两张瑞安剧院广告，广告纸粉红色，约0.5米高。

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，瑞安最火的娱乐场所非瑞安剧院莫属。回想当年辉煌，瑞安剧院的老职工周景松一脸自豪。在剧院工作了30多年的他，聊起往事滔滔不绝。

因父亲在剧院工作，周景松可以说是在剧院长大的。“小时候，最喜欢站在剧院的舞台侧边偷瞄观众厅，仿佛自己是台上的明星一般，台下坐满了自己的‘粉丝’。”1980年，周景松也成为了一名剧院的员工。

1982年上映由李连杰主演的

《少林寺》时，由于买票的观众过多，差点把剧院的大门给挤爆了。当时看电影或是看演出，还不兴吃爆米花，而是流行嗍瓜子、蚕豆、啃甘蔗等小零食，几乎人手一袋。“一个夜场下来，光清理瓜子壳甘蔗渣就要花上两三个小时，你想想那得是多少人。”周景松感慨地说。

当年瑞安几乎所有的大型会议、节日演出、学校演出、颁奖典礼等都在剧院举行，忙的时候要提早一个来月才能预约到场地，剧院一般从农历大年初一忙到腊月廿八九。放电影，一天放五六场算少的，好的电影上映时，一夜放到天亮都曾有过。

瑞安老地方系列
①⑥

三港纱 高楼的 杭纺

宋维远

20世纪初，苏杭一带的丝绸在浙南的销量逐年增多，“穿纺绸衫出客、拜佛”和“穿纺绸衫看划龙舟”成了浙南群众夏日时髦的享受。但是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纺绸的产地、号称“天堂”的苏杭，突然沦为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地狱。温州到沪、甬的海运被封锁，刚通车不久的公路也被当局以阻止日军侵略为由强令挖断，顿时，“杭纺”在浙南的市场几乎脱销。

于是，聪明勤劳的高楼人很快恢复了种桑养蚕、缂丝织绸的传统手工艺，生产了浙南土产的纺绸，填补了市场空白。高楼古名三港，所以这里出产的纺绸被称为“三港纱”，成了高楼的“杭纺”。由于三港纱既可替代杭纺为夏令首选时装衣料，又因其牢固耐穿、价格低廉，颇受中下层消费者的青睐。

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

说起种桑养蚕、缂丝织绸这个行业，在我们温州历史是相当久远的。早在1600年前的南朝宋，郑缉之所辑的被认为开温州方志先河的《永嘉郡记》一书中就有一条《八辈蚕》的记载：“永嘉有八辈蚕 珍蚕（三月绩）、拓蚕（四月初绩）、蛭蚕（四月初绩）、爱蚕（六月末绩）、寒珍（七月末绩）、四出蚕（九月初绩）、寒蚕（十月绩）”可见温州人很早就掌握了一年养八季蚕的技艺，比起仅春夏养一两季蚕，产量当然要高得多。

浙南第二大江——飞云江从景宁发源，流经泰顺、文成，入瑞安西部与北、南前来会合

的泮、顺两溪交汇，形成一片河谷冲积小平原，一向被称为“三港”。这里地层深厚，土壤肥沃而富有沙性，正是种植桑树的理想地段，因而长期延续传承着“永嘉八蚕”的遗迹。

三港今为瑞安市西南部高楼镇的辖区，因地扼飞云江中下游东西向水运和南北向陆路要津，上游山货与下游海产均在这里集散贸易。

抗战期间，温州城数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时，温州专员公署部分所属的机构及报社曾迁到高楼办公。曾有商贾“基因”的三港人看中抗战期间人员相对集中和浙南市场杭纺脱销的商机，便

抱布贸丝 土法染色

抗战期间，温州城及下属的县城和小集镇曾数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，或遭日本军机轰炸扫射，市场凋敝，商贸秩序混乱。那时，三港人既当三港纱的生产者，还要担负销售的任务。除通过城镇的店铺销售外，他们把目光对准农村的销售渠道，像两千多年前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开头的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”那样送货下乡，足迹遍及浙南乡村。笔者少年时，常看到他们背着织好的三港纱布卷到笔者所住或周边的村庄，挑一户热心人家住下来，把三港纱摆开，边介绍性能、价格，边做生意。笔者那时是小学生，学校举办各项文体活动或外出参观、远足时，老师常要求学生统一穿白

色衬衫，当时白洋布货稀价贵，所以都作兴买白三港纱做衬衫。农村男人农闲做客走亲戚时，白三港纱做中装也较多，尤其是划龙舟时打鼓的人，穿白三港纱衫上船算是赶上了时髦。

农村妇女大都喜欢青色衣料，但当时化学染料奇缺，三港纱染青成了向妇女销售的瓶颈难题。能干三港人推销时还亲授染青的土办法：即教大家采摘农村河道、路边的乌桕树叶煎成汁后，将三港纱拌着叶汁一起煮、浸；再用河泥涂抹在染过的布两面来固色，如此连续三四次，不但颜色鲜艳，还能使布质柔软，与杭纺相差无几。

穿过的褪了色的旧三港

利用祖宗积累的“三辈蚕”经验，短时期内扩大桑园面积，拓展养蚕数量，又就近利用当地充足的木材、竹料，制作缂丝、织绸木机和养蚕竹匾。据家居高楼镇下宅村的文史专家、八十高龄老干部高祈祥先生回忆：他青少年时，亲身参加过生产三港纱的辅助劳动，目睹家乡一带家家户户男男女女种桑养蚕缂丝织绸的热门场面，再现了我国南北朝时著名民歌《木兰诗》开头的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”的生动情景。有人粗略估算，抗战期间，三港纱的年产量可能高达数万丈之多。

纱衣服，也可用以上土法来增色。笔者记得儿时曾与其他孩子作伴到河边乌桕树上摘过树叶，到河泥塘里捞过河泥，帮家人染布。不过，温州或部分县城的人就幸运一些，城里染布店还能替三港纱染青。笔者一位温州的同学有位姐姐当过工人，她说那时温州工人中对“三港纱”的名字并不生疏，因为她们也喜欢穿价格低廉的三港纱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，市场上随着省内外城市的洋布增多，特别是杭纺重新上市，三港纱便慢慢退出了竞争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高楼曾办过蚕场，但只把蚕茧卖到城里支援工业化。时过境迁，三港纱的旧事只成了历史的记忆。